

俄羅斯名著二集

李秉之譯

俄羅斯名畫二集

李果之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出版

俄羅斯名著二集

實價大洋一元

郵費五分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印

原著者

郭

歌

里

譯者

李

秉

之

印刷者兼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俄羅斯名著第二集目錄

序言

郭歌里傳略

小說

維依

鼻子

二田主爭吵的故事

戲劇

結婚

一一九

一二六

七七

賭家（獨幕劇）……………三四一

維依

清晨在克耶夫城裏，在聖堂門上懸掛的校鐘，方很響亮地被擊鳴了的時
候，從各處便有成羣地學生們奔馳了來。第一班的文法學生，二班的修辭學
生，三班的哲學生和四班的神學生，都挾着書籍向課堂裏走去。文法學生還
幼稚得很：一邊走着，互相的擁擠，細聲彼此地辱罵；他們差不多全穿着
撕破和污穢的衣服，並且在他們的衣袋裏永遠是裝滿了各樣散碎的東西，比
如：木片子，用羽毛作的哨兒，吃剩下的麵包，但是有時候還裝上些小麻
雀，其間若是有一個忽然在寂靜的課室裏唧唧咋咋地叫起來，還要令自己的
小主人兩隻手上飽受拷打，有時候是用櫻桃木杖。修辭學生行路老實的多；
他們的衣服時常是齊齊整整的，不過在臉上差不多永遠有些彩飾的，却像美

術學的形態：或者是一隻眼睛陷入額下，或者是一個氣泡罩在嘴唇上面，或是別種的形貌；他們彼此低聲細談和咒罵。哲學生悄悄地爭吵；在他們的口袋裏除去了堅硬的烟梗，別無長物。他們也沒有積蓄，永遠是得着什麼，便吃什麼；有時候從他們身上發出烟和燒酒的氣味那樣地遠，以致行路經過的工人許久站在那裏，好像獵犬一般地嗅那空氣。在這個時候市鎮剛剛地起首貿易了，女商販們載些餅乾，饅頭，西瓜子兒和點心來，揪扯別人家的細呢或是布料製的衣襟。

『先生，先生！這邊來！——她們向週圍喊叫：——喊，餅乾，點心，圓餅，好白麵包啊！實在是好：帶蜜的！自己烙的！』又有一個舉起一塊長形的，用麵絞成的喊道：

『喊，條餅！先生們，買點條餅吧！』

『不要買她的什麼食物：你們看，她多麼討厭，——鼻子也不好，手也不潔淨……』

但是他們懼怕哲學生和神學生摸動，因為哲學生和神學生祇喜歡嘗試，並且還是整把的去拿。

走進學堂大家全散入課室裏面，課室是些低小的，但是很廣闊的屋宇，有幾扇小窗櫺，幾扇寬門和些污穢的長櫬。課室裏面忽然充滿了各種嗓音的喧嘩：班長靜聽着自己的學生們；一個文法學生的響亮的嗓音正投在小窗櫺的玻璃上面，並且玻璃已發回同樣的聲音；一個修辭學生在屋角叫喚，他的嘴和粗厚的嘴唇，究竟像應當屬於哲學生裏面。他是粗憨的嗓音叫喚，遠遠的只可聽見『哺，哺，哺，哺……』班長聽着功課用單隻眼往長櫬下面看望，那裏從一個學生的衣袋裏露出來饅頭或是奶脯，或是瓜子。

這一羣學生若是來的較早，並且知道教習比往常到來晚些的時候，那時他們便一致的贊成賽鬥，在這賽鬥裏都應當加入的，就是連監察秩序和各級學生品行的監學員也是一樣。兩個神學生常常地決定怎樣舉行戰鬥：每班軍成一團體，或是大家應當分作兩半：分爲官費生和自費生。每次都是文法學生最先着手，修辭學生剛一攙入，他們便已經退去立在高處監督戰鬥。以後哲學生戴着黑長的鬚鬚攻上，到末了神學生也穿着嚇人的衣服和粗厲的脖項來了。平常結果都是神學生戰勝了大衆，哲學生抓搔着兩脇被逼入課堂，坐在長櫈上面歇息。教習走入課堂，並且從前自己也曾加入這種賽鬥的，少時看見學生們紅漲的面容，便知道比鬥的不壞，在他用木板敲打學生的手掌。同神的手指上面的時候，在別的課堂裏別的教習也用木板敲打學生的手掌。同神學生們辦法完全是別樣：神學教習嚴厲地用短小皮鞭子抽打。

在聖誕或是佳節的日子，學生就道歸家演唱傀儡戲。偶爾他們扮演一齣戲劇，並且當場永遠是扮作埃及皇宮的女后伊羅加大或是潘且利亞的神學生出來，他的身量比克耶夫的鐘臺低不了多少。他們得些報酬或是一匹白布，或是一石黍米，或是半個熟鵝和別的物件。這些學生們——連官費生也和自費生一樣都彼此感受一種長久的痛苦——在飲食經費上非常地拮据，又加以都是饕餮貪食之徒，以致計算每人晚餐開銷了多少麵包，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殷富的田主自由的捐助，總不敷應用。那時由哲學生和神學生組成的幹事團便派遣文學生和修辭學生在一個哲學生指揮之下——偶爾自己也聯合在內……肩頭上扛着口袋去蹂躪別人的菜園子——在宿舍裏面便做成了倭爪粥飯；幹事團員吃了許多的西瓜和倭瓜，以致次日班長們應聽得一個工課却聽得兩個來：一個是從嘴裏念出來，一個是在他們的肚子裏翻騰着響。

學生們穿着那樣長的衣衫，全遮過腳腫上面了。

在學校裏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暑假——從六月起首，那時候住校的學生全散回家去。所有的大道上全走滿了文法學生，哲學生和神理學生。誰沒有自己的住所便到同學那裏去。哲學生和神理學生全去履行職務，便是去教授富人家的孩童，並且因此每年得雙新靴，有時還得一件長衫。這一羣學生們都拖延在一處好像營寨一般，各自煮些粥飯，並且棲宿在田地裏面。每人都帶着一個口袋，裏邊裝有一件汗衫和一雙鞋。神理學生尤其節儉仔細：他們把鞋脫下來掛在竿頭上，爲的是免得穿壞了，尤其是有泥濘的時候：他們把襪子挽到膝蓋上，坦然地用腳蹬濺着泥塘。他們一看見那方面有村舍，便轉過大道，走向一處建築比較潔淨的屋宇那裏，成行的立在窗前高聲歌唱聖詩。房主是一個老哥薩克鄉人，叉着手聽了半晌，以後便深慟地哭泣了，走過去

說道：『你聽，這些學生歌唱的一定是很聖明的，你給他們拿出些奶油或是家裏所有的東西來吧。』

整盅的油醃倒在口袋裏面，大塊的奶油，有些圓餅，有時還有捆縛的母雞也放在一處。有了這些個積蓄，文法學生，修辭學生，哲學生和神理學生又繼續前行，但是他們走的越遠人數越見稀落：差不多全散回家去，只剩下那些個離家比別人較遠的了。

有一次也是同樣的旅行，有三個學生轉過大道向旁行去，爲的是想在頭一個村舍裏可以積蓄些食品，因爲他們的口袋早就空虛了。這三個人是神理學生哈立瓦，哲學生霍瑪·布魯特和修辭學生齊別立·郭羅別次。

神理學生是高大寬肩的男子，並且有一個特別奇怪的毛病：就是凡在他左右停放的東西，他必定要偷竊的。還有一件，他的性情非常陰險，喝醉了

便藏在荒草裏面，學生要很費力量纔能在那裏找着他。

哲學生霍瑪·布魯特的性質是很歡爽的，最喜歡躺臥和吃煙；若是喝過了酒，必定雇些奏樂的來自己跳舞。他時常試過嚴厲的皮鞭子的責打，但是完全是哲學冷靜的態度說，應當怎樣，總是逃避不過的，由他打去吧。修辭學生齊別立·郭羅別次還沒有帶鬚鬚，喝酒和抽煙的權利呢。他只是帶着一縷頭髮，所以在那時候他的性質還沒有什麼發展；但是據他每日到課堂裏腦門子上帶着毆打的大疙疸而論，可以設想他將來是個勇敢的人。神理學生哈立瓦和哲學生霍瑪時常撕扯他的小辮兒表示自己保護他的意思，並且用他當代表到各處去。

他們轉過了大道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太陽方才落下，白晝間的暖氣還留在空氣裏面。神理學生和哲學生沉靜地行走，吸着煙；修辭學生齊別

立。郭羅別次用楷子擊打那生在路旁的野草花頭。道路蜿蜒在傾斜的茂密的橡樹和榛樹中間，遮掩了池塘。有些漫坡和小山邱，碧色圓形的，好像圓屋頂一般劃成了平坦的路途。在兩地方顯出了田地，長着的成熟的稻禾，可以令人曉得，離村舍想是不遠了。但是經過莊稼田地已經有一點多鐘的工夫，他們也沒有遇見什麼屋舍。冥暗已竟瀰漫在天空了，只是西方還剩些紅線照耀。哲學生霍瑪·布魯特說道：

『這是怎麼回事？看着好像是立刻就有村莊似的！』

哲學生沉默着，往周圍瞭望，以後便取烟袋銜在口裏，大家仍舊繼續前行。

『老天爺，』——哲學生說着又站在那裏；——『黑得舉手不見掌了！』
哲學生銜着烟袋說道：

『也許往下還能遇見什麼村莊。』

但是已經到了夜間，並且夜裏非常昏暗。散碎的濃雲加倍的黑暗起來，並且據這些形狀看來，恐怕不能等候星辰和月亮了。三個人才覺得他們迷失了路徑，早就不是照着路途走了。哲學生用脚向週圍踢踏，以後慢慢地說道：

『道路在那裏呢？』神學生緘默了，沉思着說道：

『是的，這夜非常的昏暗。』

修辭學生往旁走了些，勉力爬着去摸那道路，但是他的兩隻手只碰着了狐狸的巢穴。各處全是一片荒涼的野草，向來沒有人走過的。這幾個旅客更努力往前進行，但是到處都是荒野。哲學生試喊了幾聲，但是他的嗓音隱沒在四週了，並沒有聽見何種回音。過了片刻祇聽見隱隱聲音，却像狼嗥一般，哲學生說道：

『你看！這可怎麼辦？』

『這有什麼？就停住在田地裏棲宿得了！』神學生說着把手伸入袋裏取出了火鏟又吸起烟來。但是哲學生不贊成這件事：他的習慣永遠是夜間必須吃一大塊麵包和幾片奶油，這次他覺得在自己的肚子裏有難熬的空虛。並且不要看自己歡爽的性質，哲學生究竟還是怕狼。

『不行，哈立瓦，辦不了。——他說：——如何能一點什麼不吃，像狗一般伸一伸腰就睡呢？我們再試一試看：也許還能找着一個住處，就是夜間得一杯燒酒喝也好啊。』

聽見『燒酒』兩個字，神學生向旁邊吐着唾沫說道：『當然是不能在田地裏棲宿。』

這三個人又往前走，很可喜的是遠遠地聽見了犬吠的聲音。側耳靜聽

了一番，向那方面踴躍地走去，走了片刻便看見了燈光。哲學生說道：

『村莊！謝天地，村莊！』

他的理想確是不虛：過了幾時他們看見實在是一個不大的村舍，只有兩間屋宇，坐落在一個院落裏面。在窗榻裏照耀着燈火；十幾棵桃李樹在木板牆下淅淅地響。學生們往透窟窿的木板門裏探望，他們看見了院子裏放着些零碎的貨物。在這時候星辰有些在天上閃爍了。

『你們看，弟兄們，快走吧！不爲別的，爲的是找個住所！』

三個學生一齊敲擊着門喊道：

『開門哪！』

屋裏邊砰地響了一聲，過了片刻，學生們看見前面出來了一個老嫗，穿着一件半身長衫。她暗啞地嗽着說道：